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三十二、惡 鬥

定睛一看，正是公遐、林蓉，已和好人一樣，只是走得稍慢。虎女當先，婁、秦二人在後相繼趕下。公達忙喊：「不要下去，反正寇師弟們昏睡了一日，腹中空虛，也要吃飽。我命紅牯引他二人上來不是一樣麼？」

說時，紅牯和二虎本在樓下，已先迎上，把公遐夫婦引進竹林。虎女等三人也趕到下面，見公遐夫婦只是面容清減，神采反比以前更好。聽公達一喊，龐浩又趕了下來，同將二人接了上去，入席坐定。

公遐夫婦原因醒來餓極，在洞中尋了幾間石室不見主人，先就聽說後洞來了遠客，心疑祖、龐二人隨侍在內，未使驚動，人又餓得難受，想起洞外生著好些山果，多半熟透，互一商量，意欲出來彩吃，見眾人都在樓上歡呼，好生高興。先和公達見面，本極投機，又做了同門師兄弟，知他和龐浩人均率真，也就不作客套，坐定便說腹饑，邊吃邊談。一聽村中來信，公遐看完才知事情緊急，剛剛拜師，人還不曾復原，自然不能同去，便托公亮等三人代向公明等好友致意。

秦真笑答：「無妨，寇兄、蓉姊在此練成本領再去殺賊，比此時同回只有更好。倒是祖、龐二位師兄為人太好，我們真不捨得離開，今日來了尊客，自然不便同去，少時客去之後可否稟告三位師長，到我香粟村玩上幾天，就便湊這熱鬧，不有趣麼？」

祖、龐二人同聲笑答：「便秦七兄不說，我二人早晚也必尋去。敵人雖然恨毒你們，暫時尚不至於大舉進攻，少說也在一月之後。我們原想等棘老前輩走後，和師長說，先往村中與公明、公超諸兄見面，等皮衣製成，二位師弟妹也將劍術學成，那時同去，多少為諸兄出一點力，直到掃平群賊之後再回。」

「由此我們常時來往，三位師長也必允許。如說現在就去，就算二位師弟妹人已復原，無須照看，恐也不許。且等棘老前輩走後，稟過師父再說。我們也不捨得你們，能夠早去自然更好。」

虎女、公亮正朝公遐夫婦慰問，賀其因禍得福，又問出人快復原，初起時節只覺週身輕快，和沒病人一樣，饑渴太甚，還不覺得，此時吃飽更覺精神健旺，請眾放心等語，越發高興。三人見天快黑透，就是虎快，還有一大段路。離開了這些時候，便伊、石二人輾轉尋來，也有大半日工夫，是否發生變故也不知道，見都吃飽，重又告辭。

主人也未再挽留，只說要送一段，公亮推辭不掉，只得別了公遐夫婦一同起身。先定祖、龐二人同時陪送，後經婁、秦二人再三推辭，又恐後洞四老有事相喚，才將龐浩留下。

正要六人分騎二虎，伊、石二人先和紅牯在旁連說帶叱，又吼又笑，等虎女催上虎背，忽然跑來同說：「四位師伯叔正好分騎二虎，我們已和紅牯說好，騎在牠的肩上同去，只有更快。」

三人還未及答，公達已先笑說：「這樣也好，還可早點通知前面的人。萬一有事，紅牯不奉三師叔之命雖不便出手，定必趕回送信。我們走吧。」

當四人同上虎背，往森林來路馳去。秦真和公達同騎一虎，見紅牯兩臂叉腰，伊、石二人分坐兩肩頭上，業已當先飛身縱入林內。走不多遠，遙聞前途吼嘯之聲，相隔已遠，後剛聽出紅牯嘯聲似在高處，再過片刻聲息全無。

公達笑道：「這東西天性剛烈，疾惡如仇，雖因三師叔管教得嚴，不許牠傷生害命，牠見賊黨淫凶狠毒，又是我們對頭，早已恨透，巴不得殺他一個落花流水。業由前面穿出林層，在森林頂上飛馳，免卻好些繞越，比起我們要快得多了。」

秦真見虎女、公亮騎虎在前，公達業已送出老遠，尚無歸意，先想請他回去，後來看出公達似有同行之意，暗忖：林中初來，地理不熟，非騎虎不可，如讓他一人步行回去，太不好意思。反正虎快，此人本領雖高，人卻天真，童心未退，看這意思至少也將這一片森林送完才肯回去。

這類異人平日想見面都難，忽然有此奇遇，如能和公遐夫婦一樣，由他引進，拜在三老門下，豈非萬幸？心中尋思，表面自然格外親近。

正想將來如何說法，公達竟先開口示意，秦真越喜，立時乘機轉請公達相助，代向三老請求，並說：「同盟弟兄四人，新近又加上虎女和公遐夫婦，都是志同道合，安危與共的骨肉之交。公遐夫婦本領較差，且喜良機遇合，拜在大師伯門下。祖師兄如此仗義相助，還望代為力求，使我弟兄姊妹七人全數拜在三位師長門下，最好尹公超也在一起。好在雲四姊蒙雲老人收養多年，情如父女，業已是你同門師妹，算起來連公超才是五人，貴同門人又不多，每位師長收上一二人，豈不是好？」

公達方才曾往後洞，已聽師長談起此事，雖覺秦真對友義氣，並不專為自己著想，但是三位師長均有特性，眼界又高，看不中的人本領多好也無用處，聽那口氣未必肯全數收下，無奈天真面嫩，不便明言，只得含糊答應。秦真聽出他口氣，前言好似專對自己一人而發，心中憂疑，惟恐有人落選，正待用言語試探，兩虎已橫斷森林而過。公亮、虎女沿途回顧，公達不曾下騎，先想辭謝，後一商量，也和秦真心意相同，恐公達步行回去不便，打算等他送出林外命虎送回，便未開口。

到了林外，剛把虎喚住，忽見紅牯飛馳而來，朝公達低吼了十幾聲，公達便說：「前面果有敵人，三位快走，我也不再遠送，要回去了。」三人只當公達師門法嚴，未奉師命不敢多事，同聲謝別，聽其自去。

因前途有敵，伊、石二人已和敵人動手。想起石野兒初投降拜師時還曾明言，遇見女賊婆師徒只作旁觀，此時與人動手，必是西山那面新來的賊黨。因聽紅牯說敵我雙方正在相持，此去只有裡許來路，地在前面崖後，為圖早到，連虎也未騎，便同趕到那片峭壁下面，施展輕身功夫越崖而過。

剛上崖頂便聽喊殺之聲，定睛一看，賊黨竟有十一人之多，相隔崖下不過半里，看得逼真。初發現時賊勢頗盛，都是一色極華麗的江湖短裝，所用兵器也都明光鏗亮，映著月光，寒輝閃閃，甚是精神。自己這面共只三人，一是秦正，另兩個便是新來的荊氏雙俠，伊、石二人好似剛剛趕到，敵人先和秦、荊三人惡鬥，並未占著上風，全仗人多，武功也還不弱，彷彿勢力較盛。

石、伊二人一到立時改裝，暫時雖未大敗，已有相形見絀之勢，可是通往西山的一條山徑上還有十來個賊黨飛馳趕來，老遠便互打暗號，發出響箭。石野兒剛剛得勝，打倒一賊，一見來賊發出信號，忽然怒吼，朝伊萌說了幾句，也未聽出說些什麼，忽然飛身縱入原門賊黨叢中，一手拿著雙刀棍，一手拔下腰間鐵流星，橫跳豎縱一路亂打，晃眼之間，來賊還未趕到，便被接連打傷了三賊。跟著又朝伊萌說了兩句，不戰而退，竟舍敵人往側面樹林中縱去。

公亮、秦真均覺奇怪，方說：「這娃兒真有本事，對面共有十一賊，他和伊萌一到，就這轉眼之間便打倒了好幾個。石野兒更是勇猛，接連幾縱竟將賊黨連傷四個，眼看大獲全勝，忽然避往林中不戰而退，是何原故？」

虎女笑說：「你兩弟兄也頗聰明，如何忘記此事？野兒因在女賊門下多年，雖遇公超大哥重返師門，但因女賊平日對他不差，他人忠厚，想起前情，不願倒戈為敵，那日夜裡便向他師父聲明，本來只隨乃師一路，連手都不肯出。因和伊萌交厚，不捨離開，伊萌又再三拉他一起，方同出入。」

「必是另一起來賊有女賊蕭五姑門下，與這面賊黨互發信號，被他看出，因此不戰自退，但又氣憤這幾個賊黨不過，方始這等勇猛，和瘋了一般，先後連殺四賊，隱往林中。好在荊氏雙俠和秦五哥都是極好本領，本來未敗，又被這兩小弟兄去掉多半，上風業已占定，我們再如趕上，賊黨難免驚走，下面道路太多，難免溜脫。」

「另一面還有一伙賊黨就要趕到，看去不是庸手。五哥本來奉命留守，必是因為我們五人一去不歸，便他和荊氏雙俠代替埋伏，無意之中與賊相遇。我們先不過去，可先趕往前面，去斷來賊歸路，等二虎相繼趕來，前後夾攻，還是不令漏網的好。」

公亮、秦真也看出自己這面穩佔上風，只後來這伙人深淺難測，反正一樣，不過稍慢一步動手。又見荊氏雙俠和秦正各人殺了

一個本領較高的賊黨，人數反比賊黨多了一個，下餘只剩三個本領最高的，一個已被伊萌敵住，幾次想要逃走均未如願，另兩個力敵秦正和荊氏雙俠，手法已有一點散亂。

後來這起賊黨共是十人，為了山路崎嶇，峰崖阻險，由崖頂下望相隔頗近，如由前面峰腳繞來還有一里多路，再要翻山而過，上下更費時候。那只大虎已由崖後繞路馳來，也快趕到，因不知來賊如何走法，自己這面三人以少敵眾，未發信號，不知是否有什準備？公明、公超等人是否另有埋伏？前面十一賊死傷殆盡，後來賊黨尚未趕到，惟恐萬一知機遁走，又拿不准他如何走法，便照虎女所說，先舍左面戰場，徑朝後來這起賊黨迎去，一路連跳帶縱，借著沿途石樹遮避，輕悄悄抄將過去。

剛到崖後，虎正飛馳而來。虎女一打手勢，將人喊住，三人一虎輕悄悄掩將過去。剛到峰腳，遙望西北樹林中有人影刀光閃動，料是賊黨趕來，忙往山石後隱身等候，轉眼之間賊黨由側馳過，男女都有，果是十個，看出人數不短。當地兩面峰崖矗立，再往東不遠便是方才所見敵我拼鬥之處，形勢險惡，來賊必須到了前面，穿過那片林野，方可另覓道路；想要退回，有這三人一虎決非容易。

公亮本定把群賊放過再打招呼，與秦、荊、伊萌四人前後夾攻。不料虎女性急，賊黨剛過，立時發難，一聲清叱，揚手先是三枝飛針，朝群賊身後打去。內有一賊是個油頭粉面的年輕和尚，手持兩根短鐵禪杖，和一女賊並肩同馳，神情鬼祟，看去甚是親密，正在互相調笑，落向後面，身法頗快，想是自恃本領。耳聽前面又有慘呼，知有同黨倒地，一聲怒喝，回手拉了同行女賊想往前追，做夢也未想到身後伏有殺星。

虎女師傳暗器又准又急，見那凶僧好似故意落在後面，辭色不正，邊追邊和女賊調笑，動手動腳，看著有氣，那三枝飛針倒有兩枝是朝凶僧打去。第一針已快打中，凶僧一面想要行兇逞能，一面又想乘機勾引同行女賊，色迷心竅，早已分神，聞聲驚顧，這第二針，恰巧打中嘴裡。虎女飛針又小又細，得有高明傳授，敵人不覺驚覺，純鋼打造，鋒利無比，來勢如電，第一針又將光頭打穿一洞，深入入腦。凶僧多大本領，也禁不住連中要害，怒吼得一聲，人便翻倒。

內中一針因女賊乃蕭五姑愛徒，年紀輕輕，雖然淫蕩無恥，自一上路便和凶僧說笑勾搭，表面還想裝腔，又見還有八個同黨一齊跑向前面，彷彿有心迴避，頭都未回。凶僧又是那麼毫無顧忌，當著人便亂摸亂拉，心有一點不快。事情也巧，見凶僧又用手來拉，假裝賭氣，俏罵了一聲「禿驢」，把手一摔，往旁一閃，恰巧將這一針避過，雖未重傷，卻將袖子打穿，右膀劃破了一條血口。

當時又驚又怒，回顧身後趕來一女二男，還有一隻猛虎，當頭白衣少女的打扮和傳說中的虎女一樣。想起來時巴永富和另兩老賊所說，連日往探東山的同黨前後已好幾起，不論所去人數多少，不是全數被殺，人頭還被敵人送回示威，便是失蹤不見，始終未見一人生還，本就存有戒心。

只為乃師蕭五姑因聽幾個愛徒和石野兒往探東山一去不回，急怒交加。病勢尚未全好，不能親往察探，特命幾個未生病的得力門人連同新來能手同往窺探，相機而行。師命嚴厲，不能不去，恰巧同行人中有一凶僧，乃五台派門下，會點劍術，人又年輕，意欲勾結，就便多一好幫手。

上來也頗小心，剛過西山交界，便見沿途樹上掛有大片樹皮，或是削去一片，上面寫著「入境必死」四字，先頗膽寒。走了一段，一個人也未遇上，兩山相去好幾十里，到了中部，忽然接到第一起往東山的同黨信號，初發現時只知前面有敵，並未看出強弱。相隔不遠還有一片峰崖，雙方拼鬥之處在峰崖那面。這一走近，前面賊黨所發信號反被山峰擋住，看不出來。

因覺前面信號先是接連發來，快要走近反倒不見，又未看見敵人蹤影，去的這些人仗著本領較高，多半驕狂。女賊以為敵人只是虛聲恫嚇，人並不曾見到一個；凶僧只顧討好，再一狂吹大氣，不由膽壯起來。眼看戰場快要趕到，喊殺之聲已漸清晰，為首三賊當先繞過峰腳，似已發現，正在大聲喝罵，向前追去，只當敵人均在前面，沒想到身後還有強敵，又正是巴永富所說比東山敵人還要可怕的騎虎少女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

同時瞥見那只猛虎竟比水牛還大，形態威猛，從所未見，俯不迭一面準備應敵，情急心慌中也不再顧傷處疼痛，左手鳳尾刀還恐有失，又將腰間飛抓解下，口中大喝：「賊婢竟敢冷箭傷人！你們是好的可到那旁空地上打去。」

虎女連發三針將凶僧打死，還不知此是來敵中最厲害的一個，全仗機緣湊巧，手法准快，無意之中除去一個大害。

因覺女賊淫蕩無恥，另一針沒有成功，有點美中不足。一面飛步趕上，口中大喝：「無恥女賊，既敢到我東山境內，休想活命，無論何處一樣殺你。」

正在邊說邊追，前面群賊聞聲驚顧，也各回身想要追來。內有三賊業已追過峰去。還有五賊，三男兩女，所用兵器多與常見不同，想起石野兒方才避在林內，料這男女五賊必有一半是女賊婆蕭五姑的門下，也許還有石野兒受騙拜師的兩賊在內。

公亮更看出後一女賊所用飛抓形制奇特，似手非手，只得三叉平伸向外，當中凸起一塊，抓尖特細，猛想起日前尹公超閒談所說，女賊師徒每人都有一種別出心裁的暗器，有的並還藏在所用兵器之下看不出來，對敵時稍一疏忽便為所傷，凶多吉少，便自謹慎小心。

因相隔太近，這類藏有機簧的兵器能合能分，隨時均可發難，看不出來，凶毒異常，所發暗器多有奇毒，沒有他的解藥中人必死。惟恐虎女在前輕敵涉險，忙和秦真加急追上，一面大喝：「此是女賊婆蕭五姑門下賊徒，詭計多端，專在兵器當中藏有毒釘毒弩，四妹留意！」

女賊本來心有成見，再見凶僧乃五台派後輩能手，方才吹得那凶，竟被敵人一下打死。對方人多，還有一隻大猛虎，越發心驚膽怯，口中叫陣，人卻往前縱去，已與前面五賊快要會合，相隔不到兩丈。虎女等三人也快追到，隔得較遠一點，為了山路太仄，須要追出五賊之前才有平地，敵我雙方都有一點戒心。

賊黨雖因來時聽了巴永富的警告，為虎女先聲所奪，婁、秦二人也因敵人暗器凶毒，人數又多，山徑太仄，兩旁灌木繁茂，不易閃避，惟恐冒失。只虎女一人素來膽大，一點未放在心上，只管公亮在後急呼，毫不在意，仍往前進。

不料那女賊蛇美人鳳仙娥人最淫蕩，也最兇險，因此最得女賊婆的歡心。每次對敵，開頭終是有些膽怯，退多進少，等到看出敵人虛實，或是想出什麼陰謀毒計，下起手來卻是又狠又快，又凶又辣，並還練就一柄惡鬼抓。

表面看似只有三叉平伸，實則三明兩暗，中藏女賊婆獨運巧思，精鋼特製的奇巧機簧，非但每根叉尖均可收發由心，中間還各藏有五枝毒藥弩箭，兩根暗的叉尖更是鋒利非常，長只半尺，各帶一根極細的鋼鏈，能在對敵之際飛出傷人，遠達丈許，彈指便可收回復原，端的凶毒無比，防不勝防。

這時因見凶僧倒地死得那快，雖然嚇了一大跳，心卻恨毒，一面叫陣，往前誘敵，一面早已想好陰謀。本意敵人厲害早聽傳說，照此形勢決非尋常，這只老虎必更兇猛，上來如不除去，稍一疏忽必為所傷。

山徑又窄，萬一不等動手當頭撲到，就用毒弩將其打死，也難免於重傷。本意把這幾個敵人引到前面空處，假裝問話待敵，等其臨近，冷不防先發毒弩將虎打死，稍微交手，再將那兩枝暗叉發將出去，先殺虎女，再取另兩個敵人的性命。

心正尋思，見三人一虎同聲喝罵，相繼追來，毒藥暗器和自己的來歷竟被叫破，敵人身法又是那麼輕快，同時看出那只大虎緊隨虎女身後，並未發威，心中一動，忽然變計。以為自己還有五個有力同黨，再隔兩三丈便是平地，意欲試他一試，如見不妙，只要腳底明白，稍微一縱便可縱到平地之上，自己一行六人，前面還有五個好手，手還未交，何必這樣膽小？

念頭一轉，假裝故意往前趕去，暗將腳步放慢，準備敵人追近，冷不防倏地回身，猛下毒手。後面虎女等三人見前面五賊回身怒喝，走不幾步，聽女賊一說，便同立定，同聲喝罵，並未追來。女賊邊走邊罵，不時回顧，似恐自己暗器傷他，暗中戒備，把人引往平地再打，並無當時動手之意，女賊腳步放慢也未看出。

眼看相隔只有一丈多遠，這原是瞬息間事。二人正追問之間，忽聽女賊一聲嬌叱，條地回身，凌空縱起，似要反撲過來。前面五賊也各取兵器，同聲喝罵，待要湧到。同時眼前黑影一閃，月光之下似有一片玄雲，帶著一股急風凌空飛墜，耳聽哈哈一笑，夾著女賊驚呼慘號之聲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虎女果覺變出非常，又見敵人手上有兩三串寒光閃了一閃，想起公亮方才警告，惟恐那虎受傷，忙即舞動寶劍準備防禦，忽聽震天價一聲虎吼，那虎突然四足登地，帶著一股狂風，呼的一聲箭一般凌空一躍好幾丈，朝前撲去，那片玄雲已朝女賊當頭下壓。

就這人影分合，虎躍風生，一眨眼的當兒，只覺著離身數尺多了一個頭戴小笠的黑衣人，女賊業已撞跌在左崖灌木叢中，倒地不起，似已身死，心方驚奇。妻、秦二人在後，早看出女賊突然回身，手中一劍一抓同時揚起，正由抓上發出暗器，剛見幾點寒光一閃，半峰腰上忽有一條人影飛落，宛如大鳥張翼，來勢快得出奇。女賊驟出意外，人也不曾看清，手中鐵抓先被來人蕩開，微聞叮叮幾聲，所發毒弩全都打空，落在山石上面，女賊也被黑衣人一掌打飛出去一兩丈，一聲慘嗥，撞在崖角上面，反跌下來，落向灌木叢中。

前面五賊見女賊一動手，本同喝罵吶喊搶上，也因黑衣人突然飛降，又是這等來勢，不禁大驚，剛呆得一呆，心中發慌，那隻大虎已發威怒吼，猛撲上去，首先撲倒了兩個。內中一賊最是兇惡，一見虎到，並不害怕，手中連珠錘一橫，正待反手朝虎打去，不料黑衣人打倒女賊更不怠慢，跟蹤縱到，左手一掌，竟將那賊打翻在地。那賊出手太猛，倒地時又是順勢，錘鏈套在手上無法甩脫，連人帶錘倒跌出去好幾步，錘頭就勢往旁一掃，恰巧打在另一賊黨的肩上。

那賊黨也是能手，本不至於受傷，因見敵人這等厲害，心中一慌，只顧用手中劍想要抵禦，不料連珠錘本往右打，吃敵人一掌，連身側轉橫掃過來，百忙中剛剛警覺，想用寶劍招架，一面往旁閃避，已自無及，被黑衣人就勢往前，右手一掌打翻在地，只怒吼得半聲便斷了氣。

那被虎撲倒的男女二賊一死一傷，受傷男賊情急拼命，剛一揚手，待用暗器朝虎女打去，誰知那虎機警非常，將人撲倒之後又回轉身來，輕悄悄只一爪，便連頭帶手同時抓裂，死於非命。

下餘還有一個女賊，見此形勢心膽皆寒，正慌不迭一面驚呼急叫，拼命飛馳，往前跑去。目光到處，瞥見最前面先來那一起同黨業都屍橫就地，回來還有三賊，兩個被敵人圍住，已是手忙腳亂，另一同黨原是一個成名多年的能手，對方敵人是個年約十一二歲，生得瘦小枯乾的幼童，不知怎會敵他不住，竟朝自己這面逃來。前後皆敵，不過前面地較寬大，左右兩旁均有山徑。

既怒同黨不知後面慘敗，趕來送命，又覺此人本領甚高，怎會敵那幼童不過？必是看出前面三人是個勁敵，所以如此膽怯，以為幼童欺人太甚，心中有氣，又想一人勢孤，同黨十九傷亡，不如早點見機，二人一路逃將回去，以免同歸於盡。正一個勁往前飛馳，忽然看出敵人雖然年幼，武功卻不尋常，輕功之好更是少見，非但動作如飛，所用兵器尤為奇怪，看那意思稍微一縱便搶到同黨的前面，好似有心戲弄，始終追隨同黨身後，相去最多時不過三四尺，不時用手中小兵器朝同黨身後刺去，但不把人刺死，就這轉眼之間已灑了一地血水。

幼童口中還在「淫賊」「狗強盜」罵之不已。雙方相隔已只三四丈，後面敵人正立山口轉角互相說笑，連同那只大虎從容走來，彷彿自己已成網中之魚，全不在他心上。越料情勢不妙，急怒交加，心慌意亂，覺著道路只有一條，偏在旁邊，忍不住大聲急呼，本意想喊同黨側向北面，翻山逃走。

聲才出口，相隔更近，忽聽幼童哈哈笑道：「原來還有一個女賊，我不高興和你這狗強盜鬧著玩了。」

雙方原是對面急馳，女賊見相隔只剩兩丈，猛想起小狗如此厲害，如何迎上前去，慌不迭把身子一側，剛往斜刺裡想要逃去，忽聽幼童話完，一聲慘號過處，忙中回顧，同黨業已倒地，也未看清一條小人影已如飛鳥凌空，落向面前，暗道不好，忙即往旁縱避，耳聽喝道：「我不願和女賊多打，賞你一鏢，挺屍去吧！」

同時眼前寒光一閃，一技鋼鏢已打中面門，翻身跌倒。先後二十多個賊黨全數伏誅。這一面公亮、秦真見那峰腰飛落的異人並不相識：中等身材，頭戴一頂又高又尖的小斗笠，穿著一身黑色山人服裝，神態說話均極安詳，方才動手時偏打得那麼爽脆，只一照面便連傷數賊，先一女賊竟被連人打飛。二人雖是行家，這高本領卻也少見，好生欽佩。

見面一問，竟是天寒老人之子棘開，越發驚喜。正看伊萌追賊滑稽好笑，忽見大俠蒲蘆之妻女俠衛青娥由側面翻山飛馳而來，秦正陪了荊氏雙俠，各自稍微整理衣服兵器，一同迎上，石野兒也由林中趕出，當先搶到。

眾人見面，只衛青娥一人與棘開相識，餘均當日初會，略微見禮談了幾句。青娥便向妻。

秦、虎女三人道：「方才侯元老弟又命一人送信，說賊黨已分三路進犯，內中只有三男兩女是蕭五姑女賊婆的門下，餘均桐柏山五惡的子孫徒黨和新來巨賊中的能手，個個本領高強，無一尋常。除這兩起二十餘人外，另有六賊是最後一起，倒有三個是五台、華山兩派餘孽，本定隨後接應，因為首諸賊覺著近日派來的賊黨無一生還，心中驚疑。」

「雖知六賊中有三個會劍術的高手，還是不大放心。又因失蹤人多，料定我們這條路上必有埋伏，如與明言恐其不快，特意思了好些說詞，請這六賊改由山北亂山之中繞將過來，表面推說敵人機警絕倫，防備周密，人數又多，與其他他混戰，不如避實擊虛，容易成功。請六賊由向無人跡的亂山中偷渡陳倉，繞往香粟村大鬧一場，好歹殺上幾個強敵，以消惡氣。」

「實則是因來人一個不歸，看出厲害，想使六賊避開正面，走上向來無人的路徑，不問成功與否，人終可以回去，探出一點虛實，到底東南山中有什高明人物，這樣厲害。剛過境時，看見我們樹皮上的警告，氣得大罵，又被他斬斷。不料公超和我夫妻聽說你們失蹤，先頗憂疑，後蒙侯紹趕來報信，得知你們並未犯險，去往賊巢被陷，只不知為了何人離開這久。」

「村中主持的人又少，剛命石、伊二人趕往安樂洞查探，那小虎忽銜一信趕來，乃云老人所寫，得知你們都在三老洞中，公遐夫婦已拜祝一公為師之事，方始心定。因來信說賊黨多麼厲害，眼前數日之內也決不至於侵入村中。並說村中的人多半會武，有許多好手在內。今日之事須靠眾人之力，不論本領多大，得人越多，事越容易。」

「既有不令仇敵過境，來必送死之言，話已說出，便要做到。兩山交界一帶千萬不可離人。並還帶來一張地圖，指明敵人來路，令我們留意。公明初意是想虛實兼用，連日殺賊甚多，敵膽已寒，暫時人少，索性把兩山交界的人撤回，由我們幾個為首的帶了村中武士專一埋伏中部一帶。」

「得信之後互一商量，越聽越覺雲老人所說有理，忙選拔了許多武士，照著原有埋伏防守全村，命我夫妻和公超去往兩山交界西山境內，借著土人掩蔽埋伏，四面窺探。那些土人也真膽勇義氣，自從接到妻三弟的通知，便在暗中互相傳遍，一個個咬牙切齒，準備拼命。」

「內有幾個現做巴賊花匠，頗知一點虛實，以前無人領頭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用處，及至得到我們這邊信息，全都喜出望外，並與幾個為首土人通連，敵人一舉一動只一知道便用口傳，由內而外傳遞出來。巴賊那樣機警周密，照樣被他們打進，伏好內線。」

「因是分別口傳，一家挨一家，由近而遠傳達出來，信息又快又不顯眼，表面上看不出他們一點動靜，也未見人離莊遠出，賊黨平日又看不起他們，毫末在意。他們因是人多，事關未來禍福，格外留心。平時在巴賊全家暴力淫威重壓之下無處申冤，連氣都不敢喘一口，除卻拼命忍受，一無法想，人家都當他鹿象一般，他們也從不敢反抗。」

「一旦發現生機，有了出頭之日，以前所受壓力越大，此時反抗之力也是更強。並還眾心如一，恨不能當時與之拼命。好些聰明地方都是我們平日意想不到。他們一心盼望我們能去救他，因和妻三弟相識，費了許多心計，把賊黨虛實得來，傳到邊界。本想告知三弟早作準備，不料等了一日夜人影不見，內有幾個膽子大的索性帶了妻子棄家逃亡。」

「只管莊中傳說，想去村中報信，我們境內危機密布，和地獄鬼門關一樣；他們非但絲毫不信，反而當作天堂樂土。認定這面

的人專和惡人作對，對於大眾土人全當弟兄自家人看待，又想通告機密，竟不顧危險，照樣過界往我們這面逃來。因苦尋你們五人不過，心正焦急，我三人恰巧趕到，問知前事。

「說來笑話，侯老弟叔姪那高本領，往探賊巢虛實，所知只有他們一半。除桐柏山五惡要來關係稍重而外，好些要緊的事以及賊黨許多陰謀毒計，至少有一半還不曉得。他們仗著外表老實，心裡明白，賊黨人多，知其本莊多年土著，沒有疑心，閒中無聊與之談說，有那懷有好奇心，打算在此久居，向其打聽地利出產的，雙方談得更好，連眾惡奴見他們與外來貴客說笑以為無禮，想要喝罵，均被來賊禁止。

「因此這幾天，他們連賊黨的名單來歷，人數多少，甚至本領強弱，都想盡種種方法抄來，有那寫不出的便打上暗記，內有兩個最聰明的竟是問答如流。我三人大力感動，越知雲老人所說用力不如用眾的一定之理。正在誇獎，鐵漢忽同兩個少年土人心急慌慌趕來，說他自昨日傷勢痊癒之後，越想越恨，竟借故偷偷溜出村來，途中遇見幾個在外打獵的村中壯士，均因秦五弟說來敵大強，輕易不許他們出手，心中不快，開頭本說前途危險。

「想勸鐵漢回去，結果反被鐵漢激動，做了一路，一同趕來。事也真巧，他們起身在前，早到兩山交界，先就遇見侯紹趕來送信，得知有六個能手要由北山繞路來犯。鐵漢在當地住過多年，常因打獵採藥，在這荒涼無人的險僻山區往來上下，那一帶的危峰峭壁、山凹崖洞全都知，地理最熟。知道明門不是這六賊的對手，自己共只七人，照侯紹所說，合敵人家一個五台、華山兩派的餘孽都辦不到。

「多虧他想，膽更大得出奇，竟帶了兵器繩索應用之物，連同兩個膽子大的土人當先趕去，看準地勢，擇那最險要的所在上下埋伏，仗著膽子和藏身巧妙，那六賊竟被上面推下來的崖石打傷了兩個，內中一賊並遭殘廢。不知怎的，被賊黨看出破綻，生了疑心，此時正在那裡搜索。那兩個受傷的不好意思回去，已將傷處包好，切齒大罵，說有敵人鬧鬼。

「否則哪有前面落下來的崖石剛剛避開，後面又有兩塊大的墜落，人在山夾縫中本就難於縱避，前面轉角又有好些灌木阻隔，並非土生，都是故意堆在那裡。料定當地有人埋伏，先用話激將，不聽回音，便同上下搜索。其實當地山腹全是空的，內裡歧徑四出，形如螺旋，人都藏在裡面；但只一條出路，恐難逃走。

「後來鐵漢見不是事，敵人厲害，這樣把命拼掉太不值得，同行村中壯士又不憤敵黨叫罵，內中一個業已拼舍一命，在洞中發話誘敵，想把敵人引開，以便眾人能夠逃出。鐵漢勸他不聽，覺著這主意是他所出，害了眾人性命，方想一拼，偶由洞口向外張望，忽然發現我們三人在林野中出沒飛馳，認出是自己人，相隔又不甚遠，竟和同行兩土人冒險趕來送信。

「當他說時，我們話未聽完，便同趕去。公超因見賊多人少，雖有兩個受傷的，本領仍是不弱，仗著途中問明形勢，一到先往洞中鑽進。這時六賊已被我們的人引到一條路上，雙方和捉迷藏一般正在相對叫罵。賊黨先是顧此失彼，不知我們埋伏的人多少，想起巴賊等所說，又不知道洞中地理，多半存有戒心；時候一久竟被看出一點虛實。

「內中兩個最有膽勇的壯士見勢不佳，意欲捨己救人，形勢十分危險，如非同伴和他同一心意，已早被殺。我們恰巧趕到，本著擒賊先擒王的心意，上來先對付那三個異派餘孽，在敵人驕狂自恃專顧前面之際，冷不防當時先除去了兩個。後在眾人合力之下由洞內追到洞外，只一女賊見機最早，逃得很快，本領劍術也高，本來可以逃回，偏是多疑，以為前後皆有埋伏，打算穿林而逃。

「無意之中逃來這裡不遠森林之內，我正在後窮追，林中忽然縱出一個騎虎幼童，才一照面便由虎背上飛起，將女賊連人帶劍一齊斬斷。見面一談，才知他乃當年大孤三老祝老前輩門人祖公達，問知你們在此，以及森林遇見公遐夫婦拜師經過。你蒲大哥說，今日三路來賊全數被殺，我們只將人擇地埋葬，不必再露別的形跡。

「三弟、七弟、四妹和伊、石二賢姪剛回，不必再往西山防守，可速回村，公明兄帶了一起人在高處瞭望，往來接應，歸途定必相遇。見面之後，可速回村稍微歇息，養好精神，再和公明商量，明日來此接班。仍由我三人和荊、秦三弟兄帶了這些村中健兒，多削去點樹皮，划上些字，以作疑兵之計，再分兩路埋伏，決不會使敵人入境便了。」

公亮、秦真、虎女三人都是一夜未眠，也未休息，自己弟兄，也不再堅持，談了一陣。安埋賊屍的村人已經衛青娥命人通知婁公明，由她所帶人中選了八個壯士趕來，仗著事前早有準備，附近山洞中均藏有各種用具，業已動起手來。

公亮等三人便朝青娥、秦正、荊氏弟兄辭別，蒲蘆、尹公超因恐還有賊來，已和鐵漢等趕往兩山交界，未及見面，便帶了伊萌、石野兒往香粟村趕去。走出不遠。遇見公明同了數人迎來，雙方合在一路談完經過，因料當夜不會有事，便同回村，一路踏月說笑，重又商計了一陣，到家便即安臥。

初意敵人又死了這許多同黨，決不甘休，尤其老賊婆蕭五姑人快復原，來時仗著多年苦心孤詣，練就些毒藥暗器，滿擬手到成功，就是不能全勝，也將仇敵殺死，解掉當年之恨，便可收復昔年失去的凶名，從此大張旗鼓為所欲為。

哪知連遭失利，還未上場，就被異人暗運罡氣打傷；跟著命人窺探，行刺未成，連傷許多徒黨，無一生還，連那最心愛的徒孫石野兒也未回轉；除配合運用毒藥暗器的男女四賊而外，帶來的人只是得力一點的傷亡殆盡。

如換別人定必知難而退，老賊婆天性剛愎，記仇心重，平日睚眦之怨必報，何況這一次丟人更大，上來被人打傷之事，日子一久也必有些明白。她自昔年隱遁太行山，為了報仇心切，曾下苦功練了多年，只為入太淫蕩，只管彩陽補陰害人甚多，到底本質已虧，一任怎麼苦練，終不能登峰造極，到那爐火純青地步，如無這件淫蕩短處，便是內家罡氣也未必傷她得了。

論起本領實非尋常，中途受傷，全是驕傲太甚，毫無防備，傷她的人又是老輩劍俠中最有名的人物，否則也無如此容易。下手時相隔大遠，又是意在警告，未想致她死命，暫時更不願顯露形跡，所以人雖病倒，並未受到十分內傷。照此形勢，就是桐柏山五惡和那幾個凶僧、惡道不來，也必單獨行動，帶了殘餘惡徒暗中掩來行刺拼命，甚而指名挑戰都在意中。

還有新來許多賊黨，都是一個比一個厲害，人數比自己這面多好幾倍。因來窺探的人只一人入境便無生還，敵人始終不知虛實，心中驚疑。巴賊和手下徒黨全都膽怯，惟恐送死，不敢入境，餘人又都不知地理，沒有來過，相隔太遠，如非好些顧慮，似此仇恨越結越深，早已大舉殺來。此時只要桐柏山五惡為首的來上幾個，稍一激動，便非發難不可。

自己這面雖有幾位異人明暗相助，最後必能成功，但那幾個本領最高的不願眾人因人成事，恐未必公然出手，暫時恐連面都難見，比較賊黨人少得多，村人雖都學過武藝，內中也有好些本領較高的勇士，要與仇敵單獨動手，吉凶便自難料。休說傷亡太多，這類有用的人傷掉一兩個也是恨事。

如今之計，最好時刻小心，因勢利導，使人盡其力而無一人受傷方為上策。經過老少諸俠仔細商計，想出種種方法分頭埋伏，暗中戒備，能使仇敵無力深入便即除去，自然極妙，萬一對人方多，分路來攻，被其侵入，也可幾面兜截，虛實並用：第一不令傷害一人，第二不令逃走。

只等約來幫手，時機一至，先用誘敵之策引使落網，一面乘虛反撲賊巢，率領兩山土人裡應外合，仗著山險，幾面夾攻，將這許多極惡窮凶之徒一網打盡。一面召集全村老弱婦孺指點機宜，到了緊急之時；一聲號令，便照眾人預定的隱秘之處分頭藏起，財物衣糧也都分別掩藏起來，以防萬一事變倉猝。

因桐柏山五惡把別的異派中兇人全數勾結了來，突然發難，不等動手除害先就吃虧，雖然到此地步，森林中四老決不坐視，總是小心些好。照此說法，就算敵人攻進，至多損失一些容易建造的房屋，人畜財產均可無傷，四老也必隨後趕到，仍可轉敗為勝，就勢反撲過去。

這些老少英俠都是足智多謀，公明弟兄老早就畫好東西兩山的地圖，比起敵人雖是眾寡懸殊，但是並並有條，佈置得十分周密。由兩山交界起共設有三道關口，兩起流動埋伏，另外還有十來處疑兵，都是仗著天險隱藏在深溝大壑、危峰峭壁之間，與各路英俠互相呼應，如手使指，靈活已極。

所用各種信號和傳遞消息的方法更是越來越緊，迅速已極。仗著村人受過長期訓練，為首諸俠設想周密，三四天光陰便全停當，中間還演習了兩次，覺著無懈可擊，香粟村更佈置得和鐵桶一般。哪知接連半個多月過去，眼看重陽將到，耳聽西山土人連番密報，巴家莊賊黨越來越多，桐柏山五惡也到了兩個，始終無什動靜。

做內應的土人日夜留心，暗中窺探，自從那日未一次賊黨來犯失蹤不歸之後，第二日便來一老賊，由此起賊黨方面便守口如瓶，至多聽說來了什人，本領多高，別的均不曉得，諸俠料是來了能者，因公亮夫婦和秦氏弟兄、石、伊二人中間除曾抽空往森林中去了一次，祖公達、龐浩也分別來過一兩次，均說雲老人傳話，不令眾人再往西山打草驚蛇，對方業已變計，不久發難，時機一到自然成功。此時除卻對方明言叫陣，或是有人來犯，不可多生枝節，只此已足。

如其準備停當，敵人久不發難，想要早日成功，也須等到重陽節邊方可下手。每日仍要加緊戒備，分班歇息，養好精神，以便隨時發生變故均能應付。重陽節前也無須再往拜見，免得萬一有事人力不夠，因而吃虧等語。諸俠見敵人按兵不動，人數越來越多，知其仇深恨重，正在強壓怒火。

因見傷人太多，看出厲害，暫時隱忍不發，只一發難，決非尋常。雲老人所說固極有理。那幾件皮衣毛褲當初原說日內送來，不知何故隔了多日不再提起。虎女雲萍前往探詢，也未明言何時送到。婁、伊諸俠覺著自身是主體，假使不遇四老又當如何？還是自己當心要緊，也就不再盼望。